



汾河缘

文 | 王五民

命运,真是奇怪的东西,她好像就是缘分的安排,鬼使神差或者阴差阳错,就遇到了一起,人和人的缘分如此,人和物的缘分亦如此。

刚进城上班的时候,我每个礼拜回家或者上班都要骑着自行车渡河。那时,汾河上没有宽阔的水泥大桥,只有一个叫做西门的渡口由五六艘大船用铁链子串接起来,上面铺设着厚厚的木板的浮桥。自行车过一次两毛钱,这也是连接城乡的唯一通道。当我第一次推着自行车走在这晃悠悠的浮桥上,看着那满满的汾河浊水,打着漩涡,碰撞着船帮,溅起的水花,心里不免惊异着。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,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河,虽然在农村的广播里经常能听到歌唱家郭兰英唱的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里那句歌词“你看那汾河的水呀,哗啦啦地流过我家乡”,但是还真没见过汾河,如今汾河就在我的脚下,免不了就要多看几眼——渡口这个地方也许是汾河的最窄处,大约有三十多米宽,渡口下游的西岸四五十米都是沉淀的沙丘,那挖沙的水泵把水和着沙子抽到岸边,水分流走,沙子成丘,装沙的工人往拖拉机上装着沙子,我这才知道我们农村盖房子用的沙子原来是从汾河里挖出来的。汾河的东岸则种植着一望无际的莲藕,此时正是莲花盛开的季节,真是一番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好风景。此时,我的心中生出许多感慨: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只要是汾河流经的地方,她就造福着这一方人啊!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转眼进入了二十一世纪,那西门的渡口早已成为了记忆,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的钢筋水泥立交大桥,那滚滚的汾河水也不再汹涌澎

湃,也不再肮脏污浊,城市建设者们依托着有利的地形,在汾河流经的城市里,把河滩彻底改造,浊水经过沉淀,在两岸垒起了假山土坡,两边种植了花草树木,修起了亭台楼阁,铺设了阡陌小路,宛如那美丽的西湖。这哪里还有河的痕迹,分明就是一座美丽的公园啊!每到节假日,我便带着妻子,领着孩子,在这美丽的汾河公园里划船游玩,享受着那份河水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快乐。

缘分这个东西真是说不清楚,工作的关系,我从临汾市调到了太原市委烦县尖山铁矿工作,总以为从此便告别了汾河水,谁知一看地图,原来山西省最大的汾河水库就在烦地界,并且我们单位所用的工业水和饮用水都取自于汾河水库。自此,我对汾河的感情更加深刻了,更加迷恋了。尤其使我惊奇的是我每次开车回临汾,沿路都与汾河为伴——沿着104省道的南川河,拐进汾河大水库,十多公里长的大水库,尽收眼底,水库里水面倒映着起伏的群山,捕鱼的小船穿梭在水中,不时地撒网。公路两边的饭店全部挂着“汾河鱼”“汾河虾”的招牌,饭店的前面也停着许多汽车,肯定都是慕名而来品尝鱼虾的。过了水库的大坝,我便顺着清澈的汾河顺着蜿蜒的山谷,过了古交,就到了太原市,再顺着滨河西路,到了晋中地区,穿过灵石的大山,出了霍州,最后回到临汾。总之一路下来,过无数个汾河桥,欣赏着沿途山的美,沿途汾河水的秀。

既然命运如此安排我与汾河水的缘分,那我何不珍惜呢?珍惜汾河,就是珍惜人生,那我就将这分珍惜化作我的祝愿,祝愿汾河水长流不息,祝愿汾河两岸的人民幸福和谐,平安康泰!

阳光从窗口上探进笑脸的时候,屋子里也跟着亮堂了起来。我看见那些黑暗,在阳光笑脸的感化下,在一寸一寸地发亮,来后渐渐地就看不见了。

我是个不多出门的人,喜欢坐在屋子里翻一翻闲书。要么坐在沙发上,感受阳光的关爱。有时候也站起身来,走到阳台上向街市上观望。这时就会看见,街道上有行人,或者电动车、自行车、汽车在不停地流淌。

北方的冬天,总是很漫长。漫长到你感觉到那些寒冷,总是追在你的身边,跟你想要述说什么。人们为了躲避那些寒冷,就不得不裹紧自己身上的衣服,戴紧自己的帽子,在寒风里急急地行走。

现在春天来了,寒冷被软化了。风虽然还跟着人在打转,但已经不再那样肆虐了。人们走上街头,软化了的风有时觉着很温柔,绵绵的,软软的,抚慰在脸上,还会给人一种舒心的感觉。

在舒心的环境里,看着那些等待了一个冬天的寒枝,就开始萌动了。那些冬眠昆虫,也慢慢地苏醒过来,活动起了翅膀。更让人感动的是,脚下的那些小草,睁开眼睛,抬起头来,还向人不住地示好……

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。”在北方的春天里,尽管看不见孟浩然笔下的落花,但是还是能感觉出“不觉晓”和“闻啼鸟”的情景。人们在春困中,会脱下厚厚的冬装,展示自己的情动。特别是那些爱美的女士,在长裙短裤、紧身衣长裤的装饰下,会装扮出另外一种春色。

我站在阳台上,抬头望着满眼的春色,突然想起王昌龄的“闺中少妇不知愁,春日凝妆上翠楼。忽见陌头杨柳色,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这首闺怨诗,用白描的手法,将唐代少妇“悔教夫婿觅封侯”

的心境描写得多么动情和动人呀!

春色美目,景象诱人。可是美好的景色如白驹过隙,在抬头与低首间,在不经意间就从眼前流逝了。唐人崔护就写有诗曰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

看看,去年的景色依然还在,人面就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春天觉着还是那样的春天,流动的人就不一定是那样的人了。春天实际上是一种召唤,它不仅召唤人们要脱去厚厚的冬装,展示人

挽起春光的手臂



文 | 杨眉官

们的情动,还在召唤人们要走近春色,欣赏春色,最好还能挽起春光的手臂,与春光能一起去徜徉。

“雨打梨花深闭门,忘了青春,误了青春。”唐寅在《一剪梅·雨打梨花深闭门》中,用“雨打梨花”告诫人们:在春天里,不要只顾了伤春,忘记了青春,耽误了青春。

是的,春天是向上的,春天是情动的,春天还是易逝的。当我们从寒冷中走来,期待了整整的一个冬天,现在春天来了,面对绿意和萌动,我们真得应该走近春色,感受春光。

只有走近春色,感受春光,才能挽起春光的手臂,与春色一起徜徉,感觉出春天的那些情趣,品闻到春天的那些沁人心脾的芬芳。

我心中的廉洁

文 | 陈娟

廉洁是一刚正的词,如花朵般美丽,照耀人的心房。

廉洁是一干净的词,如荷花之高洁,出淤泥而不染。

廉洁是一坚强的词,如一棵青松,无论严寒,依然绿意盎然。

廉洁是一崇高的词,如一簇腊梅,傲霜斗雪,俨然风骨犹存。

廉洁是一永恒的词,如参天大树,扎在人的心灵里,普世着价值,青史传名。



我很庆幸,自己生活工作在一个园林化的厂区内。

这里除了松柏,还有皂荚树、山桃、梨树、榆树、核桃、杨柳、小叶枫树……春有丝丝低垂的杨柳和满树绽放的杏花,夏有硕果累累的杏子挂满枝头,秋有经霜而红的枫叶,冬有不改青色的松柏。

一年四季,总有一种别样的景色打动着。而我独喜杏花,因为杏花开过,那些姿态不一、遍布视野的杏树,无时不让人忆起那一首首吟咏朗朗上口而意蕴无穷的诗歌。

阳春三月前后,我们工厂最先让人感觉春天到来的,不是唐朝诗人贺知章《咏柳》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”中描写的杨柳,而是宋代叶绍翁《游园不值》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”中描写的杏树。这个时节,厂区稀疏的杨柳刚刚绽出嫩黄色的芽,那一抹黄看起来似有若无,而那些遍布厂区各处的杏花却争相绽放,拔得迎春的头筹,占尽春风。

杏花花色又红又白,如胭脂万点,在春天里十分惹眼。“谁道梅花早,残年岂是春?何如艳风日,独自占芳尘。”清代高士奇这样描写杏花。厂区的杏花有的透过光秃秃的皂荚树,有的穿出高大挺拔的松柏,或一枝姿娇独秀、或成双结对、或成林成片,装饰着整个春天。

唐朝李商隐《日日》写道:日日春光斗日光,山城斜路杏花香。在杏花的花期里,偶有闲暇,我一定要在厂区走走转转,每次驻足在那颗枝干盘曲嶙峋、宛若梅枝的杏花树下,一

春日杏花



文 | 白旭峰

定要为它饱经沧桑而感怀。踟蹰于树下,满是蜜蜂的嗡嗡声,它们舞蹈于花间,从这朵飞向那朵。面对杏花的海洋,它们有太多的选择。花粉带多了,就紧急运送回蜂房。我不知道有多少幼小的精灵,与我一样徜徉在其间,闻着杏花的芬芳香味,醉倒在这无边的春色里。

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早卖杏花。”这是陆游《临安春雨霁》诗句。杏花绽放的日子里,春雨也会来临。蒙蒙细雨中,最适合踏青赏杏花。这时就会想起宋代诗人释志南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《绝句》。连续两天的蒙蒙细雨,使单薄的杏花花瓣随风而落,白色花瓣落满地

面,让人不禁想起王安石《北坡杏花》“纵被春风吹作雪,绝胜南陌碾作尘”和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意境。

一场春雨过后,气温下降了不少。又会让人发出如戴叔伦《苏溪亭》“燕子不归春事晚,一汀烟雨杏花寒”的感慨来。我不知道厂区杏花绽放的美景能够持续多久,也许在我们的忙碌中,它们马上将被那青涩的杏子所代替,形成宋代苏轼的《蝶恋花·春景》“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飞时,绿水人家绕”的意境。

我醉了,醉身在杏花的海洋,醉身在花园式的工厂里,醉身在古诗词的优美意境里,内心有着一从未有过的愉悦。